

远行
译丛

占卜师的预言

〔意〕蒂齐亚诺·泰尔扎尼 著
潜彬思 译

Un indovino
mi disse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Un indovino mi disse

占卜师的预言

〔意〕蒂齐亚诺·泰尔扎尼 著 潜彬思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18 - 4296

Un indovino mi disse

Copyright © Tiziano Terzani 1995

Rights arranged by Peony Literary Agency Limited acting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Italian Literary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占卜师的预言/(意)蒂齐亚诺·泰尔扎尼著;潜
彬思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远行译丛)
ISBN 978-7-02-014655-0

I. ①占… II. ①蒂… ②潜… III. ①游记-作品集
-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1911 号

出品人 黄育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潘丽萍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49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插 页 5
版 次 201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655-0
定 价 6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1	第一章 被祝福的诅咒
13	第二章 未竟之死
22	第三章 幸福属于哪一边?
37	第四章 曼谷的捡尸人
53	第五章 再见, 缅甸
72	第六章 寡妇和碎陶罐
84	第七章 僧侣的梦
99	第八章 预防艾滋? 生大蒜和红辣椒
120	第九章 疯狂的彩虹
136	第十章 马六甲的呢喃
151	第十一章 装了空调的岛
166	第十二章 两千年前的声音
178	第十三章 不要面对太阳
193	第十四章 传教士和魔法师
209	第十五章 为航船喝彩!
226	第十六章 那加玫瑰

242	第十七章	佛的睫毛
257	第十八章	狗的命运
272	第十九章	沙漠之舟
279	第二十章	和我的幽灵朋友一起
302	第二十一章	跨西伯利亚铁路小贩
311	第二十二章	总比在银行工作强
323	第二十三章	无韵的占星家
332	第二十四章	猎头族的电视机
341	第二十五章	与恶魔共度除夕
354	第二十六章	冥想的间谍
372	尾声	那现在呢？

第一章

被祝福的诅咒

生活充满了机遇。在机遇初露端倪的时候，发现它们至关重要，但这往往很不容易。比如，我的机遇就带着一丝诅咒的意味：“1993年你有大难，很可能会死。那一年你不能坐飞机。别飞，就算一次也别飞。”一位占卜师这么告诉我。

此事发生在香港，我机缘巧合地遇到了那个老人。当时我听到他骇人听闻的断言后，着实吓了一跳，但也没有为此惴惴不安。那是1976年的春天，1993年听起来还十分遥远。尽管如此，我没有忘记这个年份，它不时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就像一个我还没有决定是否赶赴的约定。

1977年……1987年……1990年……1991年。十六年的时间如同永恒般漫长，尤其当你从知道的“第一天”开始展望。然而，就像所有我们经历过的时间（除了青春期），十六年如白驹过隙，匆匆流逝。很快，我发现已到了1992年年底。好吧，那么，我要做些什么？认真听从那个老人的警告，重新安排我的生活？或者，当作此事从未发生，无所顾虑地继续活着，然后告诉自己“去他的占卜师，去他的胡言乱语”？

当时，我已经在亚洲稳定地生活了二十多年——一开始在新加坡，然后去了香港、北京、东京，最后在曼谷落脚——我觉得对付这个预言最好采用亚洲的方式：不要抗争，坦然接受。

“所以你真的信了？”我的同行取笑我——尤其是来自西方国家的记者，这些人习惯了从每个问题得到干脆的答案“是”或者“不是”，甚至不放过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问题。但我们不是因为对天气预报深信不疑才在阴天带上雨伞。下雨是概率，雨伞只是以防万一。如果命运已给了你征兆和提示，为什么还要再试探它呢？当轮盘赌的弹珠一连三四次落入黑色区域时，有些赌徒会指望统计概率，把所有赌资押在红色区域。我不一样：我会再次押黑色。小球不是在向我眨眼暗示吗？

而且，一整年都不坐飞机的想法本身就颇具吸引力。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假装一个老人掌握了我的命运之钥，我被逗乐了，像是向未知的世界跨入第一步。我很好奇，沿着同样的方向再走几步，我会到达哪里。它或许能带我进入一段与往常完全不同的人生。

这么多年来，我都乘坐飞机旅行，我的职业需要我去往这个世界上最疯狂的地方。那些地方战火纷飞，革命爆发，可怕的疾病蔓延。很明显，我常常身处险境——飞机降落时引擎还在燃烧，或者一个机修工正挤在座位中间的活板门中，苦心修理无法下落的飞机起落架。

如果我不顾预言，继续在1993年坐飞机，我的焦虑肯定多过那些经常在空中飞行、被不安侵袭的人（包括飞行员）；但我会继

续自己的生活路径：飞机、出租车、酒店、出租车、飞机。

那个神圣的警告（是的，“预言”和“神圣”^①这两个词多像啊！）给了我一次（强制性地）改变我生活的机会。

预言不过是借口。事实上，在五十五岁的年纪，一个人强烈地渴望自己的生活获得一点诗意，以新鲜的眼光看待世界，重读经典，重新发现太阳升起，发现天上有个月亮，发现除了时钟的滴答声之外，时间还意味着更多。这是我的机会，我不能让它白白流走。

但有个实际的问题。我要停止工作一年吗？休假一段时间，还是撇开交通方式的局限性继续工作？和许多职业一样，新闻工作现在已被电子设备所统治。计算机、宽带解调器和传真机扮演着至上的角色。卫星传播的生动即时的电视影像已经创立了新的标准。纸质媒体不再专注于反思和关注个人，而是一瘸一拐地追逐电视媒体无法超越的速度（和浅薄）。

对于一个在亚洲工作的记者一时兴起决定一整年不坐飞机的想法，编辑们会有什么反应？对于一个记者的工作模式在1993年突然变成了20世纪初的样子——战争爆发时出发采访，到达时战争已经结束，他们会怎么看待我？

1992年10月，《明镜周刊》的一位主编途经曼谷，我的机会终于来临。一天晚饭后，我直接向他讲述了占卜师的故事，没有太多拐弯抹角，并表示1993年不打算坐飞机。

① 原文分别为 indovino 和 divino。

“听了你的故事，我怎么还能要求你飞到马尼拉，报道他们的政变，或前往孟加拉国报道台风？做你觉得对的事吧。”他这样回应。实在是太棒了！我远方的编辑大人们！他们大概觉得我的任性可以创作出新奇的故事，给我们的读者别样的体验。

《明镜周刊》的做法令我如释重负，但我还没有最终决定是否付诸行动。预言在新年伊始便会实现，我想最后一刻再做决定。当12月31日凌晨的钟声响起，无论身处何方，我都会知道我将如何行动。

好吧，那一刻我在老挝森林。我的庆祝大餐是红蚂蚁煎蛋卷。没有香槟来迎接新年，于是我高举一杯纯净水，庄重地决定：无论为了什么理由，付出什么代价，坚决不坐飞机。除了飞机、直升机和滑翔机，我可以乘坐任何交通工具游历世界。

这是一个绝妙的决定，接下来的1993年是我度过的最不寻常的一年：我曾被预言死去，相反我却获得了重生。诅咒变成了祝福。我搭火车、坐轮船、乘车，有时候步行，穿梭在亚欧大陆上，我的生活节奏完全被颠覆。遥远的距离变回现实，我重新获得了探索 and 冒险的美妙滋味。

突然间，我再也无需匆匆赶往机场，用信用卡当场购买机票，然后以闪电般的速度到达目的地。我被迫以新的视角看待这个由不同国家组成的复杂世界，它们被大江大海分割，你需要在边境办理特殊的签证——虽然还是被称为“签证”，解释为用于“地面旅行”，听起来似乎这种旅行方式太过少见，因而对坚持以这种方式出行的人抱有怀疑。

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再也不是几个小时能够完成的事，而是需要花上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我必须避免犯错，因此在出发前，我都会仔细研究地图。飞机舷窗外壮美起伏的山脉都抛诸脑后，我开始设想旅途上可能会遇到的阻碍。

乘坐火车和轮船进行长途旅行令我重新找回了对“地球无限广阔”的认识。最重要的是，它引导我重新发现大多数人的生活。由于频繁的飞行，我们几乎忘却了他们的存在。这群人背负着沉重的行囊和幼小的孩子四处移动，然而，在他们以外的世界，人们高高在上地坐着飞机从他们头顶经过。

我不坐飞机的决定演变成一场惊喜不断的游戏。如果闭上眼睛，你会发现其他感官变得尤为敏锐，用来弥补视觉的缺失。抵制飞机产生了类似的效果：火车上的漫长时光和狭促的空间重新激发了我对细枝末节的好奇心。我前所未有地观察着周边的一切和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相反，坐在飞机上，你很快就学会不看只听：你遇到的人、交谈的内容总是无聊地重复着。飞了三十年，我几乎想不起任何飞机上认识的人。在火车上，或者至少在亚洲的火车上，一切恰恰相反：你跟原本永远不可能见面的人一起度过好几天，一起进餐，一起打发无聊的时间，有些人将令你终生难忘。

一旦决定不坐飞机，你就会发现飞机如何将狭隘的视角强加给你。是的，它们缩短了路途，这一点确实带来足够的便利，但是它们削弱了所有事物，包括你对世界的洞悉和理解。夕阳西下，你离开罗马，享用晚餐，然后小憩一会儿；破晓时分，你已经来到印度。然而在现实中，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个性特征。我们需要时

间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新的际遇；要想获得征服的喜悦，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可是如今万事都易如反掌，我们不再获得任何乐趣。去了解是一种快乐，但前提是必须为之付出努力，了解一个国家正是这个道理最有力的佐证。捧着旅行指南从一个机场飞奔到另一个机场和沉浸在缓慢、疲惫的地面旅行中完全不同，后者慢慢渗透，让你了解它的脾性，火车将你和土地牢牢地连接在一起。

坐飞机出行使所有地方变得大同小异——它们之间仅仅相隔几小时的航程。由自然和历史造就的边境深深地根植于居民的意识，却在往返于开足冷气的机场的旅人眼里失去了意义，甚至恍若不存。对他们来说，横亘在国家之间的不过是坐在电脑前的警务人员，与新地方的首次照面不过是行李传送台，告别时的心情无非是冲往免税店的急切——如今所有地方都是如此。

轮船缓慢而又有礼貌地驶进河口，到达别的国家；远方的港口是旅人日夜期盼的目的地，它们有着不同的面貌和气息。曾被称为飞机起落场的地方与之类似。不过现在一去不复返了。现今机场有颇具诱惑的虚假广告——展示了它所在城市完美的一面，即使它处在这个国家的破败之地。它们有着千篇一律的设计，使用同一种国际语言，令你产生回家的错觉。其实，你只是抵达一个城市的郊区，还要离开此地，爬上巴士或出租车，赶往遥远的市中心。

火车站才是一个城市最真实的映射，它永远处于城市的心脏地带。火车站周边林立着大教堂、清真寺、佛塔或纪念馆。只有接触到这些建筑，你才可以说真正地到达一个地方。

尽管限制了飞行，我还是没有停止工作，而且总是能及时赶到目的地进行报道：柬埔寨的首次民主选举；中泰两国首条陆地交通线路（经由缅甸）的建成。

那年夏天，我也没有打破每年去意大利看望我母亲的惯例。从曼谷出发，我踏上古老的火车路线到达佛罗伦萨：超过两万公里，途经柬埔寨、越南、中国、蒙古、西伯利亚……从这段行程本身来讲，它没有丝毫特别之处，只是很久没有人这么做了。整个行程长达一个月，伴随着火车咔嚓咔嚓的前进声和不同国家的火车头各异的汽笛声，翻越那些在地图上看起来仍像地球小碎片的异国他乡。

我从拉斯佩齐亚返回东亚，这次带上了我的妻子安吉拉。我们登上老旧的意大利邮轮，踏上了一条伟大的经典路线：经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马六甲海峡，抵达新加坡。我们是船上仅有的两名乘客。除了我们，剩下的就是两千箱货物和十八名意大利海员。

如果没有占卜师的预言，我绝不会经历这些事，1993年也将如其他年份一般寻常，没有一件事可以像上述的经历一样标志时间的流逝。

一名记者的一生中会遇到多少伟大的故事？如果足够幸运的话，能有一两次。我已然拥有了此等运气：1975年春天我在西贡，共产党的到来结束了越南战争，越战之于我这一代人，就像西班牙内战之于海明威和奥威尔；1991年夏天，我正在苏联国土上，恰巧赶上了苏联解体。如果我真的足够好运，或许有一天，我还有机会

目睹别的大事。不过在那之前，我必须继续培养好奇心，观察更隐蔽、更平常的事物。

除了不坐飞机，我还下了另一个决定，作为对这个游戏的逻辑性延伸。这一年我无论到哪里，都要找到当地最有名的占卜师，最强大的魔法师，最灵验的神使、预言家、先知，让他们推算我的未来，解读我的命运。

他们风格各异，每一次见面都像是一次全新的冒险。一路上，我从他们那里收到了许多警告和教我如何生活的明智建议，也获得了油、护身符、药片、粉末和药方，帮我躲避各种危险。我把所有这些带在身上，到了年底，我都快被这样的小玩意儿、小瓶子和纸袋子压垮了。每一样物件都代表某种我必须避讳的禁忌：毋庸置疑，无论是宗教性的还是其他的，在每一种系统中，要想获得某种益处，那就必须作出牺牲，付出一些努力。我相信，这条原则几乎完美，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我并不能严格地遵从所有的“职责”。

如果我遵守了所有的劝告和禁律，我的生活会比仅仅避免坐飞机要复杂得多。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岛上，我遇到一位巫医，他警告我，永远不要对着太阳小便。还有一个人告诉我不要对着月亮小便。在新加坡，一位女萨满嘴里振振有词地念着古汉语，忠告我不要再吃狗肉和蛇肉。一个预言家让我不要再吃牛肉，另一个建议我从此成为一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乌兰巴托的老喇嘛看着干牛粪的火焰上缓慢燃烧的羊肩胛骨，从裂缝中解读我的旅程，然后递给我一小包喷了香水的干草。草料来自蒙古草原，遇到危险时可以拿出

来闻一闻，跟嗅盐差不多。虽然我穿戴整齐，但是金边外的僧侣朝我身上泼了水，他曾经把同样的水泼到当地的癫痫患者身上。

大多数占卜师不过是个性鲜明的普通人，有一些是彻头彻尾的江湖骗子，只是为了谋生。但是，其中一些确实非常了不起，他们深谙世事人心，带着特殊的通灵禀赋，可以准确地读心，并看到常人不可探知的“创伤”。我时常思索，他们是否真的具有特异感知力。这可能吗？难道人类历经数千年，丢失了某种能力，恰好被他们继承？

世界的历史本身就带有各种预言和先兆，但是我们下意识地觉得那都属于过去，在西方世界尤其如此。然而，在亚洲的种种事件中，玄学几乎和经济、意识形态发挥着同样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我们称之为迷信的东西几乎存在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星学、手相学，从一个人的面相、脚底甚至茶杯中喝剩下的茶叶解读未来，这些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公共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也包括巫医、萨满和风水师。新生儿起名、买地、股票抛售、修房顶、出行择日、宣战择日，都被这样的规则支配着，虽然这与我们的逻辑毫无关联。无数桩婚事的安排、无数栋建筑的规划和建造，都按照这些规则来执行。影响所有群众的政治决策也需要参考占卜大师的建议。

人类坚持不懈地追寻生命的意义，试图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获得预知未来的窍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最初，汉字的出现不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是为了与神交流询事。“我要与我的邻国开战吗？”“这场战争能赢吗？”皇帝将这些问题写在一块扁平的骨

头上，骨头由烧热的针穿凿后，放在火上烧炙。神谕就在骨头的裂缝中——有人知道怎么解读。这些刻着意形符号的骨头可追溯到三千五百年前，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汉字“手抄本”。

现代人仍旧不时地向神求助，尤其是东南亚华人。比如，他们投掷两块像大豆子一样的木头（筊杯）来获得上天的启示。如果两块木头的正面都朝上，那么答案是可以；两块背面朝上，答案是不可以；如果一正一反，就再投一次。

占卜老人的预言让我有机会学习人们寻求此种建议的各种方法，接触全新的知识领域，探究神秘的直觉世界。那些建议总是充满召唤力，但是我们很少把它当一回事。我研究迷信也是为了了解日新月异的亚洲：我想知道“神秘的东方”留下了怎样的故事，让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人为之心驰神往。报纸上大肆渲染亚洲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下一个世纪是属于亚洲的世纪。用精算电脑上的图表看待世界的银行家和金融家为之振奋不已。然而现实中，亚洲不仅经历着经济的繁荣增长，还因急切追求某种发展模式而戕害自己。这种发展模式不是由它自己选择的，而是被唯利论的逻辑强加的，同样的逻辑已经无情地掌控了所有的人类行为。

人类用推土机将古城夷为平地，为千篇一律的“现代化”发展腾出空间；流行文化被无法抗拒的外来模式挤到一边，卫星把同样的故事传到遥远的缅甸丛林和蒙古高原。物质主义的可怖浪潮正在吞噬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不过，亚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反对这样的浪潮，抵制它所带来的巨大迷失，同时，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古老信仰、宗教认同正在他们心中复苏。

或许全世界都在上演同样的剧目。社会群体越来越碎片化，自然世界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渐渐隐退，似乎所有问题都可以用科学来解决，死亡不再像过去一样是赞美诗一般的存在，而成为一种禁忌，脱离了人类生活。人们对自己的终点越来越迷惑不解，渴望获得平静、理解、友谊。因此，带着异域气质的东方再次成为许多西方青年追寻灵感的目的地。他们研究东方的宗教和仪式，希望探知在西方的学校和教堂不可能获得的答案。不像西方的伟大哲学家们，东方神秘主义、佛教和亚洲精神领袖似乎能够帮助那些年轻人，远离消费主义的桎梏、广告的轰炸和电视节目的绑架。西方的年轻一代成长于秩序井然、权利保障完善的社会，甚至连他们的欲望都有可能不是出于自己的喜好。如今，他们愈发有志于探索东方的精神脉络。

以前我在亚洲奔波，很多次看到欧洲人裹着僧侣标志性的橘色或紫色长袍，但是我对他们的故事并不感兴趣。这一年，我终于有理由停下来，倾听他们的故事。比如，我遇到一位旅人，他跟我一样，也是佛罗伦萨人，曾经也是一名记者，他跟随一位喇嘛遁入了空门。我还碰到一位年轻的德国诗人，他在曼谷南边的寺庙里过起了清苦日子，打坐冥想。他们都是这个迷失的时代的受害者。由于迷失，欧洲电话通讯录上，列出手相大师、占星师、预言家联系方式的书页越来越厚。他们的客户已不局限于轻信他人的女士，容易受骗、孤独或无知的人；这是我的另一个重大发现。这一年，我意识到，很多人跟我一样，对这个朦胧的世界充满好奇。你不会怀疑他们；他们只在我坦认真对待我的预言时才会敞开心扉，向我讲

述自己的故事。虽然这可能是老生常谈，但关于命运，关于好运或厄运，以及如何应对的问题，人们迟早都会产生。

后面便是我行走在地面上的神奇的旅行故事……或者说，我从来没有像过去十三个月一样不带翅膀地飞行。一年有十三个月？是的，我只能这么简洁地解释一下。

那结论是什么？“我从不找占卜师。我喜欢命运给我的惊喜。”当我在曼谷询问一位老妇人她多久找一次占卜师时，她神秘地回答。

对我来说，我的惊喜就是来自一位占卜师。他的预言仿佛赋予了我第三只眼睛，我借此看到了从未留意的地方和人群。它赠予我难忘的一年，从我坐在老挝一头大象背上的竹篮子里开始，在我坐在中情局前探员开设的佛寺中冥想时结束。

他的预言同时也把我从一场空难中解救出来。1993年3月20日，柬埔寨上空，一架联合国的直升机坠落，里面乘坐着十五名记者。其中一位是我的德国同事，他当时接替了我的职位。